

真情实意的多友学术盛宴

邓绍根

三月下扬州，心中不由想起南朝梁丘迟诗句：“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羣莺乱飞。”但是这次我参加多友论坛，让我记忆更深刻的是独具匠心的论坛安排和与会多友们为了学术而唇枪舌战，有火花，有情谊，有同中求异，有异中求同，更有对李老师的“多闻雅集”更深刻的情感体悟，当然也有自己的小紧张。

这次会议，从筹备开始，李老师和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多友就很用心。今年年初，我就接到朱丽丽老师通知说李老师指定我作为 Panel “新闻史研究新视野”的报告人，让我受宠若惊。我当时正在写《跨语际旅行：记者一词在中国演变历史的再考察》，所以欣然答应。但春节期间自己都忘了这一事情，恰好丽丽老师来信转达李老师建议说：希望每位报告人可以拿出一篇文章来分析：为何选这个题、如何从模糊的兴趣具体化，如何构思、遇到什么困难，如何调整、修正或克服，最好不要泛泛而谈。当时自己差点将拙文投给另一个会议，幸好丽丽老师提醒啊！

4月1日开会报道时，拿到会议手册，立即被清新亮丽的多友论坛 Logo 吸引，江南范，文艺小清新，太美了！后来听说是高山冰设计的，原来这次会议不仅是南大多友参与会务，而且南师大等高校多友都参加，足见南京多友的团结和盛情！在展开手册内容，更是吃惊！没有开幕式，没有嘉宾致辞，仅有论坛安排介绍，废除了平素会议的

繁冗缛节、虚张客套，直奔论坛主题。当时我只关注 Panel “新闻史研究新视野” 安排，毕竟有点小紧张！看到上午分上下，上半场四个人报告，我是第二个报告人；下半场七人对话和点评。当时心中还想只要上半场报告好就行。但第二天实际的情形，却让自己手中出汗紧张不已！

4月2日，多友论坛开始，确实没有了开幕式，更没有会场的鲜花，虽然外面飘着雨，但是会场火爆的程度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南大浓厚的学术氛围名不虚传啊！论坛环节设计独具匠心。红军和李老师简短开场白后，报告人开始汇报。第一个报告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张生教授报告之际，我开始紧张了。因为一早做的 PPT 根本不能讲了，自己忘了不能讲递交的论文内容，只能讲自己选题、构思、写作、修改的历程。所以，利用他报告的 20 分钟，自己赶紧调整思路。当别人讲的时候，还认为 20 分钟很长，但当自己第二个上台时汇报时，却觉得时间很快。幸亏自己递交了会议论文的全文，大家不明白之处可以看论文，所以自己对论文内容蜻蜓点水，更多地谈自己如何走上新名词-关键词研究之路，自己在紧张中按照选题、构思、写作、修改度过了 20 分钟。等唐小兵和宪阁报告完，进入合影和茶歇，自己真以为轻松了，但没想到下半场的对话环节却让我更加紧张。原来这一环节的设计，不是他们七个人的对话，而是他们七个人对我们四个报告人的点评和对话。他们由多友沈荟、王晓梅、何晶、刘鹏、骆正林、张宁、向芬等七人组成强大阵容，对我们点评发问。我当时对每个人对我的提问都做了笔记。张宁首先发问，你们的研究“需要回

答一个什么问题”，“历史演变的动因是什么”，“说明了什么问题？”

王晓梅提出“做历史研究的目的是什么？怎样做历史研究？史料线索怎么办？”向芬问“如何看待记者一词在中西对接中翻译错位？”刘鹏在表示《新闻记者》要成为多友之刊后问我，“记者”称呼的变化，“记者职业地位、荣誉的变化？”骆正林质疑两个小问题，“五四时期记者是否成为光鲜靓丽的职业？”“1942年，记者一词是否深入人心？”何晶对话中没有对我提问。沈荟则指出记者一词目前叙述“动少静多”，它在中外激荡碰撞中应当是丰富多彩的，有张力的，如何看待？我很担心答不上来，故作轻松，笑容可掬，却被王蕾点名第一个回应。我虽然争取尽力一个一个回答，但也发现有些是认识偏差和学科视阈的问题。有些不是问题的问题，他们看来就是一个问题，深深地感到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此时的观念的差异。幸好限时五分钟，很快回应结束。虽然很紧张，但从内心深处非常真诚地感谢七位多友。他们无私奉献自己的智慧，他们提出的问题是自己没有想到的，有些事自己没有想过的，对自己的研究又增添了新的角度和视野。特别李老师最后的总结给予我的研究建议：借鉴媒介社会学，从职业社会学、专业社会学、组织社会学等角度，加强纵比和横比，开拓研究新思路和新问题。让我扒开云雾见青天！为今后自己的新名词-关键词研究多了想象的翅膀！

孔子在《论语·季氏》说：“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教导我们对自己有帮助的朋友，是那些正直、诚实、广见博识的朋友。在“多闻雅集”的大家庭 Panel ，多友们为了学术志趣

可以不留情面地唇枪舌战，可以开诚布公地讨论交锋，可以真情实意的感情交流。一场的丰富的学术盛宴，为我这次南京之行提供了有闻必录的客观笔录，更加升华了自己对李老师多闻雅集精神的理解。感谢李老师！感谢南京多友！感谢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绿水青山，友谊长存！



（我好像第一次这么正式隆重，感谢南大摄影师！）